

“JN—23”航天模型火箭发射记

成岳

传来传去最后都丢失了。唯一保存到今日的是一把切纸刀和一把冲子，它们的年龄至少有七十年了，目前从山东带到东北，很有纪念意义。我几十件工具，最好的当属手电钻，多次搬家，不离不弃。攻其善（工欲善其事）必先利其器，它们还会与我长期相伴！”

这就是我的微信好友杨长德，说着说着就拐到设计制造上去了。

10月20日晚，我群发的“40年，我与《济宁日报》主题作品征集启事”也到了杨长德那里，但他尚未留意，又拐到他的兴趣说：“我的模型活动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，得到了众多媒体的支持，我的家庭也受到影响，媒体的作用不可估量！”还是模型，三句不离本行。

接下来的22日，杨先生说：“我现在是个闲人，除了抽空照顾老妈，就是在家做些家务。还想着做点什么，那就是模型火箭。只要见到有用的材料，就想留着……”这里他透露了因为痴迷航天模型，而遇到的一点点小小的委屈，我不便引用了，“我又不是商人，为什么卖呢。可以送给朋友，不是送模型，是送作品。……我从从事模型火箭制作、飞行表演，有20年经历，现场观众数以万计。我也想送给《济宁日报》一份礼物，需要找个时机。总要有个理由，不过年不过节，有个节点即可。我认为模型火箭不是没用，而是大有作为，如同不缺千里马，伯乐不常有。（不要当回事，闲聊）”

“2009年10月18日，是个难忘的日子。”杨先生说，“DO—09模型火箭飞行表演，向新中国六十岁生日献礼，圆满成功！业内人士评价，价值万元。（D—05、CG—4，12台发动机同时工作。）就算是开玩笑，也值八千元。可惜的是，现场只有十余人，好在有郑海山摄影，留下了珍贵的照片。如果有录像就好了，搬上荧屏，让电视观众分享。如果有词作家参与就好了，让火箭与歌声飞遍全国。”

太多献礼之作，以及人声鼎沸的现场，突然像一颗流星似的火种，触发了我心中雪藏已久的引信，“这个可以，正好有机会。12月26日，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，可以读者作者名义赠送。庆典可展出，之后可在礼宾区域永久陈列。”

又觉得一高兴就想要人家的宝贝不好，赶紧缓和地说：“可以做一些图文展板，设立一个展位。”

杨先生立马来了兴致，“我参与了《大庆晚报》26岁生日庆典……《济宁日报》复刊应该规模更大，先给火箭取个响亮的名字，预计使用C组合发动机，我开始着手准备图纸、材料、图案了。”

这就要制造火箭了吗？我赶紧说：“可以送展，不一定非要捐赠。可命名为‘济宁日报号’。”

“把您和《济宁日报》的故事写出来，同时展出。”

“也可命名为‘济宁—大庆2023’。”

杨先生迅疾发来3个“强强强”，就又潜水了。我这边拿着手机盯着，21:29，今夜无眠，也没等到回信。直到第二天的21:29，一个陌生头像亮了。放大了看，竟然是帅帅的杨先生酷酷地身穿宇航员太空服的照片！

“中国航天，世界瞩目，模型火箭上有‘中国航天’四个字，来自《中国航天报》，模型火箭发动机来自西安中国航天四院，火箭代号可以简写：JD—23，业内人士能看懂，普通群众看报纸了解详情。小小的模型火箭，可以成为连接济宁—大庆的桥梁，说不定还能拉动山东与黑龙江的经济。”

天呐，消失24小时的杨先生，真的去造火箭啦。

我对方案一向是审慎的，怕他一展雄风把个火箭给做完了，就抢着说：“刚才也考虑JD，只是觉得像‘鸡蛋’的缩写。”

“看看箭体能否标注‘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’字样。”

我能想象四千里外雄姿英发、兴致勃勃建造火箭的样子，却还腾出手来打字：“可以用汉字，一目了然。”

“对啊，汉字可以。”

高手高就高在一边做大事，一边闲聊，“团中央《辅导员》杂志创刊50周年，模型火箭飞行表演也不错，那是十几年前的事，被授予功勋通讯员称号。”

我连忙发去称赞的话说：“肯定会‘连接友谊，增进沟通，带动发展’，成为编读往来引申两地经济社会融合的一个小小的典范窗口。”

可能我们都不喜欢语音，那边还打字呢，“济宁简称‘任’，大庆简称‘庆’，可以考虑代号：RQ—23，旁边有汉字说明，供参考！”

“济宁没有简称，拼音缩写JN，大庆可否DQ，JN—DQ2023。”这是22:04，随后又是静默。那边肯定到了关键环节，腾不出手来打字了。大庆—济宁，今夜又无眠。

这次收到的回复，是04:45杨先生空投的3个“强强强”。他极有可能一口气忙了6个多小时，而决不是睡觉。从小“贪玩”的人，从来就是在强渡中拼搏的，因贪玩而好奇，因好奇而有兴趣，因有兴趣而有了求知的渴望。

我们的微信进入了密集的沟通时段。05:54我发给他《文化周末》“重阳诗·霜降”融媒作品，没有回应。06:10再次发去滕州融媒的《霜降》视频，17分钟后他回复“强强强”。这两个时段，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做完紧要人程步骤时的小憩，洗漱和早餐的时间。对贪玩的人来说，兴趣直至热爱是最好的动力，工作就是最好的休息。

杨先生有了片刻闲暇，开始聊“40年”了，“40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这4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。”

当初他是小学班主任，教语文、数学，可是无论怎么努力，成绩都不理想。1989年学校教改，他成为科技老师，负责手工制作。

“从此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不仅在校内教学生制作模型，还参加国内各类模型制作比赛，多次获奖。退休后也没停止活动，直到现在，如果身体允许，我会继续做下去。因为这不仅不是制作模型，也是传承载人航天精神。”

当年参赛获奖就想着分享，于是给《大庆科技报》、大庆广播电台写了点消息，没想到报纸发表了，电台播出了……从此，爱上了写简讯，二十多年没间断。因此，爱上了文学，小模型有大作为，希望有一天能被大众认可。

从事模型活动不容易，属于小众范围，本来航模爱好者不多，还要过家长这一关，相当于选拔航天员标准。”

因为多年从事模型活动，杨先生得到中国关工委副主任、功勋飞行员刘晓莲，三军仪仗队原队长程志

强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、中国航空博物馆馆长齐贤德、中华航天博物馆馆长陈青、《中国航天报》社原社长石磊等人的签名和题字。他“希望这次模型火箭飞行表演，也能得到济宁当地知名人士签名，让模型火箭更有意义”。

“这次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周年庆典，也要想办法，预计一个月完成，东北气温太低，寒风刺骨，滴水成冰，十二月份困难很大。”

10月24日清晨，杨先生发回火箭制造资料：“模型火箭初步设计：高度1200毫米、最大直径200毫米、C组合发动机、降落伞回收，最上面是国旗，依次是JN—23、济宁日报1983—2023、名家题字、中国航天、黑龙江大庆萨尔图区关工委。（供家参）”当晚，杨先生突然兴奋地说：“成岳老师：晚上好！40年，我与《济宁日报》征文，我也参加，不一定符合要求，重在参与，多多批评！家里没有电脑，就用手机对付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抱歉！”

一个70岁的人，不舍昼夜地设计制造航天模型，还能在没有电脑的环境中，用手机为主题活动写出征文——这就是热爱一项事业的人披荆斩棘、勇往直前最好的写照。

杨先生在征文里提到与《济宁日报》的结缘，他写了《老校发新芽》之后，“大庆市作家协会原主席庞社国发来许多邮件，经过再三挑选，最终选中《济宁日报》副刊……虽然我接触贵报时间短，也有许多话要说，真是相识恨晚，正赶上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周年节点，我应该做点什么，也没有别的本事，那就量身定做一款模型火箭，让她搭载编者、读者的心意，飞向美好的未来。……说说容易，要是做起来真的不易，先确定图纸，制作箭体，安装发动机座，制作活塞，制作隔层，制作头锥（整流罩），安装降落伞，搭载标语……安装C组合发动机，配套发射架、点火器。神舟十七号发射在即，DO—05模型火箭第83次飞行，报庆期间飞行表演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”

杨先生心里装的不仅是我们的报庆，更关注着祖国航天事业，这也是他毅然决定赶制“JN—23”火箭而双肩扛起又一次放飞理想的初衷。他是个重感情、重交情的人，“茫茫人海，能认识《济宁日报》成岳老师，我们很有缘，珍惜当下，快乐生活每一天！”

10月25日，杨先生兴高采烈地转来央视新闻《明日出征！神十七航天员汤洪波、唐胜杰、江新林集体亮相》。26日，他再次倡议说：“2023年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周年，模型火箭飞行表演，架起大庆—济宁友谊桥梁。模型火箭制作正在有序进行，报庆有了航天元素，用航天精神做事情，携手并肩阔步前行！”并于27日确定发射场地“预计在大庆九号院宾馆草坪，场地比较理想，安排照相和录像人员，一同分享！”还发来了201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模型火箭飞行表演、2023年萨尔图区“飞北”选拔赛开幕式模型火箭飞行表演的照片和视频，并深情地嘱托“发几张照片，供参考，制作模型火箭，编者、读者互动，也相当于是载人航天，只不过搭载的是心愿，这样更有意义。”

在稍后的通信中，杨先生无意透露了他这些天的神秘行踪，以及宝刀不老、成竹在胸的豪情：“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周年庆典，不是你个人的事，要有大环境。国家体育总局、教育部联合开展“飞北”活动，大庆市萨尔图区关工委、教育局组队参加，有了这个环境，我才有了用武之地。目前，我几乎住在大庆市四十四中学模型工作室，早出晚归，很快就能见到我们的新作品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！”

到10月28日上午，我还是考虑连线直播现场发射，杨先生打算找大庆电视台协商，我说不行，我们这边可以，他高兴地说：“太好了。我没做过连线，慢慢研究。”他明显地有了紧迫感，遇到不会的事也不在乎从头开始。但他下午竟然向我补课，“上午家里有点事，暖气不热，热力公司来维修。”他的这种忘我的玩法，即便我是他的家人，也不见得再后隐忍。这让我感到不知不觉中还给了对方压力，对于高度负责的人，关照和感谢的分是难以把握的。他同时又坦言，“中午早点到工作室，马不停蹄，已完成JN—23模型火箭雏形，还有许多细活，安装降落伞、表面美化，内容确定后，打印彩色文字、字母，安装发动机。后续还有一件备份和其他型号火箭助阵，等你拿出方案，按流程操作。”

这枚火箭的设计制造，我们是共同的创意人，也互为领命人与执行官，因为一个是编者，一个是读者、作者，我们有着最好的默契。

之后的两天，我发新出版的《文化周末》给他，那边在次日才回了一个“强”，我也在又一个次日回两杯“啤酒”。我们各自忙自己的事，但他忙的是我们的事。但有宇航员的跟踪报道，他再忙也会发来。

10月30日上午，杨先生说：“我近期就开始美化模型火箭，预计发射4种型号8颗火箭。”下午说道：“我现在制作DQ—01模型火箭，他（她）被国家权威期刊誉为金牌火箭，有20多年飞行经历。她将与其他型号火箭同台竞技，一同分享！”

31日，是最特别的一天，我们全天没有联系对方。11月1日至3日，持续的静默中，每天各怀心事地发一条消息，确认济宁、大庆的两个人仍在两千公里之外做着同一件事。

“刚刚换了新手机……抽空美化模型火箭，可以分批次完成箭体外部、内部，外部最好粘贴关键字，一目了然，内部可以搭载宣传条幅，尽快发来相关资料，辛苦了！”

“主要提供报庆相关资料，有专门负责联络的记者配合，有个活动流程更好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，预祝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周年庆典圆满成功！”

4日下午，我的微信“新朋友”突然出现一个“航天人”，以为是杨先生的助手。杨先生却说，这是他“另一个手机的网名”。我知道，时间越来越紧，我们越来越忙，他因为工程的特殊性，加了一部手机和我保持万无一失的联系。

5日的消息让我们更紧张，“大庆地区开始降雪了”。这让我感到可能功亏一篑，我即刻告诉他“制作和发射一定多留照片和视频资料”，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天不作美甚失失败，即便发生更多意料之外的事，我也要把杨先生制造这枚火箭的过程尽可能记录下来。但在3分钟后他说：“最近几天，大庆市作家协会原主席庞社国要来我的工作室，说不定还能有新的创意，为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庆典助力！”这让我平静下来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奈何老夫聊发少年狂。就算气象条件突变，我们做了想做的事，终究是一种

美好。

下午，杨先生说：“模型火箭已完成大半，主要是JN—23模型火箭，接下来安装降落伞、发动机，其他都是助阵。第一时间发给你，哪里不合适，还有调整时间。”

“最难做的是头锥（整流罩），很不美观，模型火箭适合远看，飞行效果比较震撼，适合庆典活动。”

火箭发射，在我们心里实际上已经进入倒计时，只是谁也没说。11月7日，静默中的杨先生发来一篇《忽培元：又拜大鼎》。文章开头说：“每次回到大庆，无论时间多紧，我都要去拜访老朋友，看看这两尊大鼎：《大庆赋》《铁人铭》”这是他给我的无声的励志吧。火箭的创意、设计、制造全程，他一直发给我这些壮志凌云的文章，他一个人就是一支出色的战地宣传队、鼓动队。

8日是记者节，他当然会读《文化周末》的记者专栏，竟也有空发来“节日快乐！”以及6朵玫瑰。

9日下午，杨长德先生在大庆发来消息和15张现场图片：“刚刚安装了模型火箭发动机，检查了点火器、发射架，中午还看了场地。我发给你部分照片，你先收藏备用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，携手并肩一定成功！”图中的大庆，蓝天一碧如洗，仿若镶嵌大地之上的巨大的蓝宝石，地面还铺着大庆茂草茸茸的初雪。我发去了《济宁日报》logo和毛阿敏演唱的《济宁之歌》，请杨先生搭载到“JN—23火箭”上，并发给他所有我能想到的场地安全、发射直播、资料拍摄等等章节文案。

到10日14:53，杨先生发来4个字：“一切正常！”

15:13，我问：“明天几点发射，是晴好天气吗？”

“预计14:00，14:30之前结束，天气情况还可以。”

15:43，我发去了全面沟通后的最终脚本，收到了“强强强”，我又从头核对了发射方位、拍摄背景、视频像素和现场光线……

18:20，杨先生发回长篇的发射前准备情况，充满信心地表示：“这次模型火箭飞行表演是最理想的，因为有关《济宁日报》编辑参加。以前没有这些细节，只是飞行表演而已，说不定以后还能走向正轨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。……萨尔图区关工委秘书长赵建芳很重视。

……我们每次都是发射一颗模型火箭，这次发射两颗，有一颗是备份，确保万无一失，（其他都是助阵，包括静态展出。）

……飘带上有了‘庆祝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周年！’字样。

……我的全部精力都在制作模型火箭。

……我再下点功夫，争取双方满意，让众多读者满意。

……这一次要打破纪录，创造比较理想新的新局面。

……我们也是弘扬载人航天精神，以苦为乐，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，齐心协力，我们一定成功！”

我们在发射前夕的对话，几乎超过了设计制造过程的全部。最后约定了连线起始时间，我建议从发射队员集合开始拍照、录像。可这一次，杨先生一反常态，答应得异常含混。

11月11日12:36，距离发射时间不到1个半小时，杨先生发来一张待发和备份火箭竖立在工作室的照片后，突然失去了联系。

我急速追说着：“整装出发的镜头也可以拍视频、照片，以备宣传和资料用。”

“可以像接新娘一样记录全程，都是珍贵资料。”

前方鸦雀无声，没有任何回复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最关键的时候，前方竟然杳无音信？这天是周末，我在书房里实在坐不住了，冲到地库把车开到了小区门外的车位，发动机没有熄火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我飞也要飞到大庆。

13:51，距离发射时间还有9分钟，我又发信息说：“稍后可以接通视频通话看到现场。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这边下雨，在车里等着。”

没有回答。

13:55，不管现场的他们在忙什么，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问题，不能再等了。我启动了微信视频，对方终于连线了。一个真实的杨长德出现在屏幕上。

“成老师，您好，我们到达现场了……”

他此刻说什么都都不重要了，52秒的紧急视频通话，我只记住了最后一句“先这样，我接发射线哈”，大概是这么一句，然后连线中断，此后再一次音信全无。

我觉得我是在飞机上，小时候进去摆弄过的那种超音速战机，但我关掉了引擎，开始读秒。

15:01，我到了可以接受一切后果的预定时间，而且推迟1分钟，发出了决定制造火箭以来最简短、最无奈的6个字：“现在怎么样”。

前方没有回答。

我放平了座椅靠背躺下，为一次没有翅膀的飞行做10分钟休眠准备。

15:09，是我在入睡前最后一次呼叫，而且提前1分开启微信语音。

这次，是通的。前方传来仿佛来自远古的深邃而沉郁的声音。

“刚到家。发射成功了。”通话时长03:23，后面的话，我当场全忘了，或者什么都没有听。

我又想起那句古训：“男人到老一少年。”

我这次犯规了，我根本就不该提议什么视频连线，换了我我是那个“到老一少年”也是绝不会做什么现场，直播给素未谋面的陌生教练或者裁判的。

直到“JN—23”发射成功的第16天的深夜，第17天的凌晨，我才看完11月11日以来杨长德发给我的微信，竟然有一首他写的顺口溜，想复制一个备份给我自己，却是一张不可复制的截图，题为《报庆》：

“《济宁日报》受欢迎，‘文化周末’记心中。复刊经历四十载，模型火箭助报庆。火箭飞到济宁城，搭载大庆一片情。编读友情深似海，济宁大庆奔前程。”随后是一幅书法作品的图片，汉隶的“见贤思齐”。

我又想起那句古训，在这个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夜空之下，想起《济宁日报》和来自大庆市萨尔图区东新一小学的消息：11日的大庆，气温-4℃到-12℃，空气质量优，苍穹碧蓝，万里无云。搭载《济宁日报》标志、庆祝贺词彩色条幅和《济宁之歌》的“JN—23”航天火箭，在“孔孟之乡，礼仪之邦”的旋律中，一飞冲天，昂首天外。

濟寧日報復刊

40
1983—2023

周年全媒体典藏特刊